



古今人物論第一卷

莆中鄭賢輯 潭陽余彰德梓

三皇

胡一桂宋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氓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評 末段論三皇之名號不可氓似爲確論

五帝

司馬遷 漢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評 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九節前著其事後五節斷其義

五帝

胡宏 宋

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卽三皇之世也庖犧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

項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評 以制作貽萬世定五帝之名實自是卓見

伏羲廟記

唐龍明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太始初分典彝未脩民物職職俗居居于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演之以爲六十四

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組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而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敘百官紀則班位脩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替易敘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嚳然爲神農皇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土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陵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嘉靖紀元年御史陳講撤而新

之輪焉與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率治以化洽是故豐后
穆之初方咸曰重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况繼天地開
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乃于是乎特書
之

評 敘拓廟制處情致委婉

神農

司馬光 宋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
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民藝五谷而農事興焉民有疾
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办其君
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
疾而医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
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

黃帝

胡一桂 宋

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尤爲朴畧至黃帝
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
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
皮革蔽体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駁又
乎非復昔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為要以斗柄建寅春
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鐘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
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律可均禮可制

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
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氳群生安樂鳳凰巢于
阿麒麟遊于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許由

柳 識 唐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于
鴻濛雲遊鳥還翦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採大樸散于
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全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
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清流道終播于無窮所謂春膏時蒸
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
日卑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
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穩箕穎綺與先生山水齊名

評 文甚渾璞

許由

楊 植 唐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
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遜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
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
也若非錙銖九有抗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
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
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余天用先生粃糠

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
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
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
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柄使湯武
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舍潔而趨用矣
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
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
月帳巖壑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
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自潔雖死不藝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

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窺見寥廓但箕頽之
上惟餘清風噫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
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評 高韻流金石英氣逼蒼旻

堯

蘇轍宋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
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
予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而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
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
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

魚也與

評 當時無可治水不得已用鯀則堯非不仁亦非不知是

推見聖人之心者

舜廟碑

張謂唐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之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信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

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天玉食寶衣堯舜則藜藿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群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

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
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
北麓三湘南溟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
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 大樹風教小
康黎元相岡岫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
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闕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
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歌升堂自愧于廊
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慚于閭閻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評 插入曹丕父子一段大有懲創文字亦自玲瓏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

孫明復 宋

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
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
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
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
八元八凱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凶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
若盡舉八元八凱盡去三凶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
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
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

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云 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
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謬哉

又

曾子固 宋

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對
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
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
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
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
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爾曰

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
遲之云爾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
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
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又

鄭 解宋

四凶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耄期倦
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窳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
四凶之惡始暴焉撓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
窳然與果堯以爲能也撓堯者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曷不若
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凶曰以有舜也不則堯去之水舜不湮

水得之禹也不則舜湮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聖人攝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熠然骨次而心螫則其鼓號令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爲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爲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岐於是乎哉一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曰有說者曰堯不以誠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慮夫戾舜者故四凶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眡繼者能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曷席于是哉藉堯已誅之舜已號天子果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

是是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評 孫謂堯有心而泯其迹曾謂非私舜而私所以爲天下鄭謂四凶之罪至舜始可誅皆極意模寫橫生奇論

虞舜許由非匹夫辨

張濂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

樂而生物自慕至於瞽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
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
國儲所固有若陶漁畊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為之也
瞽瞍惑於后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
共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
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為
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于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
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
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
夫而為天子緣是興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

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
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畊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耻而當時亦
不以為非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
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評 著論本旨只為興奸雄非望之心孟氏豈真無據萬章
所問固不足憑以聖賢重民事結意自高妙

鯀

王安石 宋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
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群臣莫能

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評 此與穎濱論堯英雄所見畧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

慨

禹對

韓退之唐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堯與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后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后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后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

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評 孟氏歸之天萬古不易此論謂堯舜利民大禹慮民深與後前定兩段意不在孟氏下

禹

蘇轍 宋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成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

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獨擬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此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之人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評 以聖人之傳賢傳子總之不求爲異是大見解

禹廟碑

李夢陽明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睎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駝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水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戒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鱉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下堰夫椿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物論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
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
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
州王子會投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而
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日太晉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王之桑而海
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耶能人者寧邪川者陸耶嗟呼予於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
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

評 其詞翩翩

關龍逢

張謂唐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
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
懷殷萬邦聳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
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言之賈禍國處時危欲其
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邀福里迂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
可殺也不可掩其中忠義夫生死也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
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
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舍生即義賢哉

評 發出忠臣心事

關龍逢

歐陽詹唐

天生彼辛兮用戡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奔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寒寒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福善者神明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評 讀之令人惻然

關龍逢比干

廟碑

李夢陽明

雙忠祠者祠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

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啟遐詔來
必有闡名搗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
峻其垣墉浚池時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
祠成起瞻壯睹望之巋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
歛以悲膏者問之知黠焉內推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
顙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
之事于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
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推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謀記備之
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于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
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
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
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
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
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鷄雀與孔鸞
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于有術亦効秦揣摩
押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
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辛
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倍壞於
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

天下者也

評 先言拓廟復發一議論是記體之變者

湯

牛僧孺唐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畏其利善以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襁穉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王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唐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大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從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

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覲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

伊尹

蘇頌濱宋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旣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矣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而之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

世之所不及也

評 湯文心事如觀青天

伊尹

顧憲成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嘗伏而思之清有畛而和無畛有之以爲桎梏無之以爲嬰兒有無離而互見其瑕其不得當孔子當也伊尹可以堯可以舜可以桀可以湯可以太甲依然一孔子矣異日誦其言曰吾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然後知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

夫道何二之有二則偶偶則校校則內見擬而外見若不若之
端道不然也其然者妍媸也清濁也有餘不足也屈伸也可不
可也奚其道且夫道而有妍媸也者則可以視而入有清濁也
者則可以聽而入有有餘不足也者則可以營而入有屈伸也
者則可以兢而入有不可也者則可以口給辨捷而入彼夫
離婁師曠倚頓孫吳儀秦之朋乃不當接軫尼淵聯軌軻伋哉
而固不可者何也一也知道者爲是不擬而寓諸庸屏意必措
將迎一切之往來辟之浮雲之旅太虛聽其自聚自散而莫之
詰是故其以身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家也其以家而習之也
無有以差于國也其以國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天下也一也

夫伊尹何以一策而猷畝勝再策而是君是民勝介介然稱兩
不若也夫仕何以不隱若隱何以不仕若也夫隱者薄處而厚
修其親父子序兄弟別夫婦化行乎桑樞蓬牖之中孰異后契
之爲五典其出當規入當矩容當三千三百聲當律所至一票
于雍肅孰異夷夔之爲禮樂其克已孰異方召之爲戎其富于
而瞻于聰明之蓄孰異夷吾之爲山海其意論上下品隲
四維及乎百世千世萬世之後先片言隻辭靡不的哲中窾厭
于人理孰異咎繇之爲斷其施于身而五官百體靡不循其職
施于家而微至几屐靡不稱任使孰異姬旦之爲勤其誦詩讀
書紬繹可不尋索善敗揣摩與替孰異五臣之經帝畧十亂之

理王猷則隱猶之乎仕也夫仕者行而爲雲施而爲雨其張乎
施乎因乎革乎益乎損乎燭照數計不爽秋毫孰異朝歌之賈
其劑亂而治劑危而安輒發輒效孰異霸陵之醫其見大而
不羞小垢孰異傅岩之築傭其被于物孰異畏壘之穰其教行而
倍美孰異歷山之讓畔其成功遂事莫覩其狀孰異荆輿之逃
負釜顏闔之窟鑿坯其與世俱浮與世俱沒而澹然不染于態
孰異箕穎之水則仕猶之乎隱也夫伊尹何以稱兩不若也此
擬心也擬者所以用之妍媸之列者也若夫春之不得不更而
夏也夏之不得不更而秋也秋之不得不更而冬也時則使然
焉用擬故曰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不得當孔子矣稱聖

人何也有境擬有事擬有理擬可欲之謂境一擬涉機械能生
不祥是故有張安昌樊諫議之徒出而規漢有柳刺史盧秘書
之徒出而規唐有趙河陽之徒出而規宋並操市心以自撮其
羸而不顧名實之稊醜執一之謂事事擬涉然不然能生偏枯
是謂爰旌吐寤戚吟鮑焦漸賈生憤魯仲連却千金而蹈海屈
于湛汨羅三年化而爲濤拘于隅而虧流通之槩理擬涉思勉
耳未幾而融矣是故始見以爲仕之不隱若而湯之幣卒未嘗
不視不顧也始見以爲隱之不仕若而太甲冠冕之後卒未嘗
不去而老于莘也不旣融乎哉若卒以融思勉何病故稱聖人
也難者曰孔子東家之布衣也朝而齊日中而衛晡而心馳于

陳蔡之郊矣知者惜不知者謗一津一磬盡爲口實曾不小介于意非見以爲隱之不仕若其何如也歸而卧于洙泗之上次第六經業成而門人相與尊賞之曰賢于堯舜非見以爲仕之不隱若其何如也夫孔子依然一伊尹矣曰是人之所爲擬孔子而非孔子之所爲自擬也見以隱之不仕若乎魯燔不行齊浙不接衛陣不去矣見以爲仕之不隱若乎暮月三年不思勝佛胙公山之召不喜矣且夫孔子之于易天下辟諸丈人之于荷蓀沮溺之于耦耕也惡乎驚既而時命大謬有事六經則亦曰吾分固然耳是故堯舜創者也孔子述者也創者緣斯道未興之前而見功述者緣斯道既廢之後而見功功等也辟諸西京

之高而東京之光也誰愈者故夫佞東家者矯之而使卑以仕擬孔子而非也賢堯舜者矯之而使高以隱擬孔子而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苟不惟其可而顛顛焉擬諸仕與隱之間則孔子者不獨依然一伊尹也雖謂之曰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評 氣勢澎湃如百川東不可注擬伊尹孔子尤可賞心

太甲

陳鉞石唐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

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鳩於臣之業何如哉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霜露如懷失國之詭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評 此垂戒之論伊尹自別有見非幸也

傳說

楊慎明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肖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

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評 武丁遯荒野時已知有說意極妙後歸之精神感格却是正理

微子 廟碑

賈幼隣 唐

昔者高宗旣沒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稼應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

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實帝乙元子帝乙情賢之
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格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備德
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
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
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
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墮於塗
炭宗祧困於甌甌而君崎嶇險阻遜迹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
縛鷹揚之師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
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
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于諸侯武王未可

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
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
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
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
儀儼然椽桷茨墜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
獨揚乎畱連廟庭乃作頌

評 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舍微子而亡是大議論

微子

劉敞宋

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
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揔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爲

狂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又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有苟全斯湏者哉然則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也

評 未亂而去去不逾國是足以論微子也

微子論

翁金堂明

昔者殷將淪喪微子去之有謂其抱祭器歸周者後人則辨之

曰微子去殷直行遜耳周既克殷而後微子迎附非當殷存日卽歸周也噫行遜之說然矣而謂微子爲迎附則其然乎迎附之說前無所見特始楚人楚師入許而許男肉袒膝行以迎楚子不知所禮也其臣逢伯乃述武王見微子之禮而楚子用之不過傳古典以決時事使人不疑所行一時權宜術爾固非誠謂微子歸周屈降如許也司馬遷不識此意以爲實事耶而著之世家疎略輕信病正在此而後人則以遷史爲信史也於是遂謂肉袒膝行之事微子果嘗行之而信不復疑矣嗚呼武王聖王而微子仁人也武王伐紂惟以吊殷初無仇殷意微子何懼而遂作惶恐狀若誠有之則武王之心微子且不能明矣又

何以明于天下武王未有不戚然懼者而得惟漫然受之耶况乎微子不死以存宗祀也而屈降若此辱且及先王矣是何以爲微子周封微子亦使之統承先王也而先聽其屈降若此崇德象賢之意安在哉是又何以爲武王且武庚祿父親紂之子猶不至面縛軍門而武王亦未嘗俘係之定殷之後卽封以故墟俾奉殷祀是屈降之事武庚固不爲矣武庚所不爲而謂微子爲之我曰必無是也以必無之事而世共信焉是何信逢伯史遷之厚而待微子之薄哉吾意微子去殷遯之荒野周旣革命而武庚就封微子時未出也及武庚以畔誅而殷商無祀周王乃求微子封之微子念先祀不可不守於是出就周封周固作賓微子而微子亦自賓于周有客之詩可攷也如曰武王克商微子卽已歸周則其時武庚封殷矣箕子亦封朝鮮矣武王何待而不封微子微子又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說之不通莫此甚者特以周至叔世訛言興矣好事者流喜爲誕語以誣聖賢而惑天下卽如武王克商紂自燔死紂雖不道嘗君四方而不得其死武王諒且隱之矣斬以黃鉞縣之白旂武王其忍爲哉其敢爲哉此與微子迎武王事其誕無異而世亦莫之察則猶用好事之說也夫不敢悖好事之說而敢誣聖賢不達甚矣達者其云何

評 可爲微子洗寃

箕子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畚存國無其人誰與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比干

李翰唐

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

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資用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存亡所繫豈不重哉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爲之說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士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三仁

顧憲成明

微子何以去也曰存祀也箕子何以奴也曰存其身以待也比
干何以諫而死也曰汲汲乎其欲悟其主也君子曰是寧獨比
干卽微箕二子其要歸于悟其主而已其說在竟陵君之感二
庖瑯琊君之表重裘楚莊王卽位二年非美麗之色不視非靡
靡之聲不聽桴鼓白晝而鬻郢中嬖人伍參進曰堯舜聖人也
僅能歌康衢而已至于王而洋洋也郢中如沸是過堯舜也乃
左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堯爲王壽右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
舜爲王壽王大懼竟陵君曰蘇死不臘矣挈妻子而去之行十里
使賈爲告王王大駭跣而迎幸見陵君以歸請曰而今而後不惟

子是聽者有如曰於是乎遂霸是微子去之之說也齊威王卽
位五年日與左右爲狎臨淄之郊二百戶入楚再喪地于秦如
不聞也者瑯琊君曰不可不怖也側身乞于市當暑者衫絺絺表
重裘而出之自鬻于膏漿家王聞之喟然嘆曰語云君不明則
臣匿而瞽君不聽則臣匿而聾甚矣寡人之無良也使人謂瑯
琊君曰不穀知過矣大夫無辱是日烹一大夫封一大夫是月
報楚是歲報秦三戰三勝而啟西封諸侯畢賀齊人曰微哉瑯
琊君之狂也表重裘而天下宗齊是箕子奴之之說也故曰微
子箕子其歸與比干同不可不察也夫三子者計之熟矣微子
曰余之日數于紂之側也而未有動也意莫若以去嘗之乎箕

子曰余之久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爲屑屑也且習而玩玩而莫之異也意莫若以奴嘗之乎比干曰見是非而思者十一見榮辱而思者什五見死生而思者什九意莫若以死嘗之乎微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去之而不動者乎箕子曰善焉有去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不動者乎比干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去之而不動又死之而不動者乎蓋紂非凡主也其才甚高而其聰明甚設爲惡易爲善亦易一旦而翻然卽不敢與堯舜較短長至如楚莊齊威猶撥之也夫三子惡能無汲汲哉而世之說三子云爾且祀者所以存統也紂爲君而武庚爲子統可知也故武王革紂而封武

庚非爲恭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天下之議我者也統也夫微子越樽俎而代之何說也幸而武庚復誅也武庚不誅微子始終一殷公子也商之祀不祀豈必在微子而曰以存祀去也何說也當武庚之自東而起也天下所在響應試讀大誥諸書其槩可想卽管叔蔡叔虢叔于文王子于周公兄並去而附之而箕子方赫然國於朝鮮其勢勝斟灌斟潁遠甚竟袖手不顧顧曰存其身以待何說也但微子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紂也繫涉脛紂也磔孕婦微子能逆紂之必亡也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而遽悻悻然抱其祭器而歸周而曰我其作賓于姬氏乎吾不知三監旣命之後東夏未策之先其所抱之祭器將安置之乎

則武庚之成敗又非所論也武庚而成夏康漢光也武庚而敗夏康漢光也諛已白於天下矣何足以辱箕子而箕子不至乎且夫待者專之濡者也楚郝敖之貫必十年而後盈乃可以待吳夫差之霸必二十年而後沼乃可以待至于紂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一日之內何所而非甲子箕子念以爲計畫無復之不得已而之于奴耳何惡未稔而可以待其自斃又可以待武庚嗣乎藉令猶可以待卽仍職乎師保之間伺機而動可也不然伏可也豈必奴故吾以爲微子之去以去爲諫也箕子之奴以奴爲諫也比干之死以死爲諫也置其見在之汲汲而旁摩曲揣則三子隱矣孔子稱殷有三仁而不著其所

以吾懼孔子之旨與三子而俱隱也作三仁論
評 三仁意同悟主從來未有論及此者

四

